



死別

這裏我甫已弱冠的長男忽然熱烈地推究起關於身後靈魂的學問。他屢屢把虛妄的閱讀作爲依憑來糾纏我。

看他對諸般臆說的興味乃至忘形的樣子，我實在有意施予他一點教訓。我會親歷的死亡，是怎樣渾噩和無趣的滋味，說出來也定可使靈魂學者斷念的吧。

那時間我正是十分氣壯和風騷的男人，這個兒子也不過五六歲大，那天早晨踏着自由車載他出門，爲的是好掩蔽此去會女人的動機。

到那宅子前面，我抱下他來，勸勉他在左近自己隨便玩玩。立刻我看見他跳來

跳去追撲着自己的影子，爲狀是快活極了。

我呢，穿過前廳跑去坐在木梯底梯格上。四下裏那麼靜寂，獨自一個女人在樓上的聲息總是容易辨別的。我仰頭順着木梯望上去，一片女子光潔的背樑，雙臂配合得很是巧妙地梳理著垂纏的烏髮。

因爲我坐落的是一處暗角，是以她並沒有發覺出來。但是就在這個暗角，同我對峙的地位，我看到一座神像。祂那裹在錦袍裏的過小的身軀與祂黑木彫成的碩大頭顱相較起來難成比例。祂的表情是有點嫌惡我的樣子。

「啊，原來早來在這裏。」女人從樓板上傳來甘柔的軟語。接著，我看到她全身精赤着向下探視。只一件綿紗的白底褲。這盛臀換在別一個場合就難以處理。

「就一個人嗎？」顯然我已經不能發出近於常態的聲調。

她感覺了一下說：

「一早上就是氣悶的天氣哪——」尾音拉得很長，一方面鼓動着雙掌朝腋上擱著，搨著，往裏走去，消失在我看不見的地方。

不知所措地，我回復原先呆板的坐姿。眼睛無所用其興奮地儘對木像的地方索視着。這時候祂在曖昧的暗處保持那靜思自得的样子。「你們的事情我全知道。」好像說出那種話來。立刻我感覺祂那本來就突出來的、驕傲的下巴又向前伸長了幾許。同時間，嫌惡我的表情又大大的增加了幾倍。

那女人的聲音：

「等着你上樓來，卻又這麼猶豫起來。今天有點奇怪的傢伙。」媚笑着她俏麗的顏面像前次一樣從木梯口向我探視。所不同的是這次已經穿起半截的套裙。我一直想不明白究竟有什麼媚術上的依據使她每逢這種場面，總是與需要相反的，一件件愈穿愈多起來，但未始不是一種令人歷久難忘的癖性。

我被兩種不相容的情感的互趕而怪想了一會，起立向那座守護家神默默致了以下的說白：

「從你清癯的面孔，我可以相信你曾斷然拒受一切美食好一些年代；但是如同我現在的情況，誘惑已經發展到這種地步，想像你也是很難抗禦的吧。再說，既然是個智者，未嘗不能諒解凡人歷刼的道理，而用不着扮出那麼嫌惡的臉相來的。」

說畢，也不管祂可能轉換成錯愕的表情，我回身向那近於直角的樓梯爬上去。總共十級左右的梯格，理應在興奮難當的情形下，不存在似的登躍而上了。可是忽然預先疲乏起來，像走着網格的蠍虎那樣謹慎並且困難。

女人的方面一直以當關的雄姿，矗立於梯頂同地板接銜的彼方。還以為我是缺少了鼓勵使然，她雙手各自托住乳房的下緣。就這樣子使我猝然暴出勇氣，奮力爬上梯去。

記得明明是踏上最頂的一級木襯，腳卻騰了空，我整個身體浮飄起來——其實是直摔下去，然後一切皆歸於無知覺的冥冥了。

我被大地接住的地方正是那個頑固的守望神約一呎的座前。那女人遽然看到我仰後栽去，先是感到好笑，繼而那沈緬的墮地聲使她忖度一定跌得不輕吧。

她披好一件上衣，才下樓到屋角挽了一杓水，想起來也算得是十分自若的人。清冽的井水沖淋在我的頭顱上，自耳鼻喉間緩緩地流下來，發出一如溪中的石頭的潺潺聲。一連倒了幾杓水還是不成的，她心驚着在我的雙頰打起巴掌來，好像爲了把人弄醒再怎麼惡狠的舉止也不計的。然而我木然的臉孔徒然追隨她素手的拍

擊擺來擺去。將手指堵在鼻孔前也感不覺生者的氣息。

到這時候，她想到剛才自己鞭屍的惡行，就不寒而慄了。

街坊的人眾被召喚進來。撕開死者胸前的衣服，把耳朵貼近去聽看，差不多每一個在場的男人都試過了，同樣感到「那區域的靜寂」。

有人馬上跑二里路去請派出所的高警員來看看怎麼處置它才好。

「說過沒有他要找的那種廢木料，偏要自己上閣樓去尋。就那麼倉促的一瞬間從梯頂墮下來。」那女人自己辯說着。

「討一塊廢料來的嗎？那真是不幸的啦。」說這樣的話是她男人，剛才從鎮上回來。

那個有貴介氣質的胖子口裏說着奇怪意味的話，因爲想着「那樣不在意就讓旁人登了樓」而氣悶着自己的妻子。「只要我突然回轉，常常會撞着的、不懷好意的傢伙」。總歸在沒有檢討自己根本的缺點以前，滿以爲這個糾纏旁人貌美的妻的傢伙，就這麼終壽也是無可厚非的天譴吧。是以進一步更加惡徒地像發令一樣唆使眾人把屍身抬出他的家屋了。

當沒有一個人曉得該怎麼樣去移動這具人體的時候，間壁不幾家的「屠猪仔熊」卻自告奮勇地獨自一個人彎身將屍身馱定肩上，只微微偏着自己的頭，便大步踏出屋來。

尚且柔軟的死者之軀在運送的搖擺下翩翩如生了，使得一般尾隨的人益發瞭然於這件意外事的俱像而駭怕着了。

屍體被卸下來平放在旁溝的穀場上，曝着晌午的陽光。圍觀的人揣測着死者面上殘餘的微妙的笑綻而開始困惑不解了。那不脫色的情欲的瞬間被凝結在日光之下，無以遁形地映現在各人眼底。自此人們又回復觀劇的歡快心情，目光從這怪異的臨終表情轉到那說謊婦人的面容之間而回梭地校勘着。

「跟一堆敗絮一樣，蓬的一聲，摔落在供桌前面不多遠的地方。是腦振盪吧，醫生也沒有辦法的事。」她自若的態度，流露對人生運數的慨喟。什麼時候已經穿起褚色的洋服裙，整齊得令人驚異了。

圍觀的人之中，有的認得我的、認得我父親的、至少是認識我姐姐，就依憑他們胸中不同的立場去想像我這樣的終結會引發一個家族的變劇。他們這等關注地議

論着不忍離去，毋乃是生活在無事可作的農村的緣故。

隔了一會，有一個人首先蹲下身來用指頭按捺屍身面頰上的肉。那下陷的部位竟以可見的緩慢恢復了原有的樣子。繼而有好幾個人都陸續蹲下來用食指試着屍身各處的反應，在無聊賴的時刻，他們以這種按捺死人肌膚的彈性來消遣着。

爲人無睹的一旁，一個成年人的腿隙間，我的兒子不能明白地窺望自己躺平的父親被眾人作了遊戲。

難以忍耐這些蠢行，在對街開藥局的老柯醫生，（其實不是醫生，所以當初沒有人想到他）小聲對眾人說：

「實在難看得很啦。既然已經搬離了現場，又沒有一個放着處，那麼暫且抬到我的地方停一下恐怕不要緊吧。很少聽說把死人皮膚拿來曬黑的事。」

大家動手把死體移動——再找「屠猪仔熊」的時候已經不知去向了——越過一條鄉間的道路。

停妥在藥局的白診床上以後，老柯醫生準備好釘筒徵詢地說要「注射強心劑看看」。

我們中國人碰到膏肓的患者，怎樣有叛藥理的秘方都會使出來的，而況是強心的正氣藥呢？

（這裏當老柯很機敏地找到適切的地方輸進藥水的時候，我有了知覺。這之前如同我前段完全擱置我個體感知一樣，正因為「死亡便是一切的滅絕」。）

聽到腔內「喇，喇」的巨響。接著二個對談的人聲，然後是人眾都加入喧嘈的清晰聲音，自迢迢遠處傳來。「喇，喇」聲有序地增加起來，直到趕上吾人正常的心速。但這節拍在這時足以使人慌亂。

我仔細的辨認那些男人和女人的爭議，卻終是矇昧地不悉內容，吵雜聲逼近來激怒我，不能自制地想要驅逐他們。幽室中的光刺射我的眼睛。

「活轉來了。」

可以想見，我觸目的光景差不多使我暴跳起來；老柯醫生汗水滾滾的額下閃着我微笑的眼珠，我的臂膀被胖男人執定。看到針戳進臂肌的形象，才知覺到注入藥液的細微脹痛。

他們就這樣在我死去的一小時後挽我回來，而我深信只要稍愈了時；等那些機

體失去物理上的習慣以後，我定將如復甦前一樣徹底的滅絕了。那個被稱作靈魂的有智力的東西，實際始終不存在在我的故事中。

七嘴八舌地，圍在我周身的人羣，紛對我致着短促而親切的慶生語句。

「在您身上當生了復活的奇事，」那個女人冷靜的向着我：「您適才爲了找一塊廢木料強着登上我們家的閣樓去，卻自跌死過去。」

我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但是之前的經過忽然回到我心中，像我現在所描記的那樣清楚。這時候想從她娟好又極爲陌然的面孔上去聯想她往昔行樂時的神采，毋寧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怪誕的事啦。

我坐挺在藥局的白床上，舒坦的運動了周身，一點不覺得有碍難的地方。

在原先的廊下我推了自行車，我的孩子也奔歸來抱住我的腿，在眾人眼中彷彿我是懷了歷劫的榮光歸鄉一般。人羣漸漸落在我身後遠遠的地方，我仍能感覺到他們排站在瀝青公路上噫嘆着我的奇遇。

循着一段坡道，我推着坐在橫槓上的兒子，在我可見的意識裏，那不貞女人的顏面，實際那麼近似於在暗處的守望神了，雖是這樣，我還無論如何想不通他們酷

肖的理由。

佇立在一處隆起的草坡上，這裏是通往我家屋的田路的開端。我望見一列我的親族，從蜿蜒的田間娓娓行來，大概是有人去報了死訊的。雖然沒有穿戴縞素卻哀傷的行列，嚎哭的聲音震撼着四周。面臨這樣無以自處的境地，我當時的姿容一定相當尷尬的吧。

他們先都低頭看着路走，不久，之中的一個族弟首先抬頭看見我銅像般的駐足坡上，詫驚地向族人叫嚷起來。

起先簇擁着我還懷着意外驚喜的樣子，依着各人的身份，分別在我身上拍撫一番。但是立刻就因為我的完好無缺而感到無事可作，繼而微微地失望起來。平時粗聲大氣的妹妹們率性這麼問：

「爲什麼又活轉來呢？令人掃興的事。」

比較起來，或許讓他們去會見僵躺在穀場上曝日的死體，還更能使他們滿足些。

在一齊折回歸家的途中，爲了我帶給大家的乏味，他們沒有一個人願意同我交

換一語的。唯我一直跟隨我近旁的妻，仍舊不停地哭泣着。我問她還哭着的緣故，她回答我「做不到那麼快就能從聽聞死訊後的悲慟中自拔出來」。

一方面將懷抱的幼子抱起在我面前說：

「看，你終不至於失去浪子一樣的父親呀。」

孩子柔軟的小掌不很能控制方向地拍打我額鼻一帶的地方。妻騰出一隻手來理貼我胸前撕裂的衫衣，受到雙重的觸摸，一股難以名狀的感覺，我的淚突然簌簌地流滿了臉面。